

刊 叢 種 芒

萌 芽

譯 飛 春

版 出 社 種 芒

1



克魯泡特金

學說述要

全一册 一四四頁

全書內容：（一）年譜，（二）社會學者克魯泡特金，（三）經濟學家克魯泡特金，（四）史學家克魯泡特金，（五）克魯泡特金的教育家，（六）克魯泡特金之革命哲學，（七）克魯泡特金與新經濟學，（八）克魯泡特金的藝術論

成都祠堂街人文書局代售

小 序

若克爾 (Rudolf Rocker) 于一八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生於德國買因茨 (Mainz) 之古萊因城。父親是一個樂譜印排者，母親出身于買因茨的古老家族。但若克爾却早年喪親，他的童年是在一所天主教的孤兒院裏度過的。爲了他的舅舅魯多爾夫牛曼 (Rudolf Newmann) 非常博學而且聰明，他受了不少的影響，而且，早年他便投身在馬克斯和拉薩爾所指導的社會主義運動，做着地底下的宣傳活動。可是，他對於馬氏信徒們的偏狹的獨斷態度，和對於任何與他們不一致的思想之不寬容，使他不久便轉向到自由社會主義——即是由高德文，普魯東，傅利葉，巴枯寧，克魯泡特金，託爾斯泰



3 1760 6513 8

MG

1516.65

2

，邵可侶等人的著作所表述出來的一派。

自從就學期滿，若克爾便去學裝訂書籍，直到二十五歲以後，便專心一志從事於研究與著作。更依照日耳曼習俗，出外旅行，處處都和著名的社會主義人士交往，他的辯才和著作能力也到處獲得人們的景仰、

從一八九三年到一八九五年，他以政治通逃客的身份，住在巴黎，嗣後，他到了倫敦，對於猶太問題發生興味。他和猶太人住在一起，學習他們的語言文字。從一八九八年到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，他一直當猶太文『工人之友』和社會理論的月刊『萌芽』的編者，到了大戰爆發，因為他是個德國人，便在倫敦被逮。他後來把他在英國集中營裏的生活經驗，寫在一本叫做『刺網和鐵窗之後』裏面。大戰結束，他回到

德國，可是希特勒握了政權，又迫害他使他不得不避居到坎拿大去。

他是國際工人協會(A.I.T.)——安那其主義工團主義國際的組織者也是理論家，他的著作很多，(不依年代次序)順便舉出一些如下：

日常麵包之鬥爭

蘇維埃或獨裁

佈爾什維主義與安那其主義

藝術家與革命家

近代無產階級之意識形態與戰略

實際主義之咀咒

eic, etc,

而以『國家主義與文化』一書爲最著名，那本書共分兩卷二十七章，英譯本於一九三七年出版，羅素曾對之推崇備至。

本篇由譯者先自比利時出版之『思想與行動』月刊上法譯文重譯，分次在『芒種』週刊上發表，現在復經編者囑就1946年單印小冊校改印行。

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吳 澐

萌

芽

(原名「來自彼岸」)

Rudolph Rucker 著

春

飛

譯

生活的改革者，新生的報知者，破壞的精神，創造的心靈，我們向你敬禮！透過未熟的現在的黯淡陰影，被若干世紀的不幸所壓迫的我們，被激越的願望，像白熱的火焰般焚灼着胸心的我們，我們感到了明朝的熱烈氣息了！

冬天的暴風雨要先你來臨，那寒冷的冬之狂飈，將從垃圾堆中，從傳統的屈辱泥濘中，從束縛我們的意志，拘禁我們解放的行動於辯證技巧的欺罔羅網裏，那些瘴麻人的觀念之中，把我們的精神解救。

人們曾教我們承認，教我們「歷史地」理解我們的奴役的諸類形相，自此之後，我們便只能存過去的沉重負擔下喘

息：在沉默敬意中，贊美着那些拴繫我們在往古的奴隸形體裏的隱蔽着的鎖鏈。我們不復是空想家了，我們知道分辨可能與不可能，我們也很清楚那些會使實際的論據迷惘於荒誕的觀念，和渺茫的思想之中的界限。我們曾科學地審察和衡量過人類奴役的每一境域，我們自幸能有那麼良好的成就。我們會調整了我們和過去之間的關係，我們的將來難道還會爲其所困麼？

從那沒有航海者曾見到過的海洋裏，從神秘的島上遙遠地傳來的歌聲，在我們間的一些人心裏，灌注了希望。人們叫他們作海峽的高貴騎士（唐吉訶德）種族的子遺，離開了現實的大地，精神翱翔於浮雲之上的夢想家。對於那些十足具備「人類的良知」的人，他們常是十惡不赦，因爲他們蔑

視那些過於恭順的古昔傳統，那些法律強加於人的規律。

他們的額上，標着自由的，該隱的記號，動盪不寧的激動，反叛的頑強性情，潛藏在他們的心中。他們的道路經過深淵，爲了他們不願遵循前人踏出的舊路。有不少人墜入深谷了，他們却永不會感到自己是在犧牲，在他們，殉道的氣氛，是那麽平凡不足道。他們的行爲，只由於內心的衝動，除了如此，他們不知道還有其他可作。

奇異與非凡吸引着他們；要生活，他們需要虛託邦，爲了他們的心靈渴望着新的泉源和未知的奇蹟。他們是未來的前衛，科學的倡導者，生命的肯定者。他們的眼光澄明，步履輕捷，因爲他們在精神上，並沒担负着拴牢我們在歷史先件的事實上的傳統和卑屈。

你們的心靈，護持着那為新世界的誕生所必需的破壞的衝動，和創造的歡樂。步履輕捷的人們。我向你們虔誠致敬！

x

x

x

卑屈和奴辱的傳統！這是耗竭我們的精力，吞噬我們的意志的險惡瘟疫；這是壓迫我們，把我們的熱烈欲望在開放之先，便窒息於古舊的瓶罈裏的沉重擔負。歷史的全部重担壓在我們的身上，我們却只爲了怕墮入虛無的深淵，不敢將牠卸下。負着歷史的重累，我們呻吟着蹣跚於生活的狹路之中，我們竟已把過去的負累加在未來上面了。多久以來，那窒息了活躍的真理的火花的古舊思想和公式的大拉圾堆，壓迫我們，把我們的精神驅入陷阱。有一個心靈曾一度逃出這重重羅網，人們已聽到了生命的心之搏動；可是這時代已經

太久遠了，只給我們留下一些無價值的糟粕，偉大的過去只閃爍着欺人的暗淡微光，恰像不值什麼的黃色雲母，在緘默的岩石上發光。

我們的頭腦就像一間裝滿稀奇古怪東西的屋子，有幽靈鬼魅在其中寄跡，到處都是木乃伊，用香料殮殮着的一「真理」，絕無神靈會降臨的神殿。過去的黯淡微光，在泛溢出古舊的氣味的神龕和寶盒上，神秘的閃爍。把我們拴困在幽靈和已死的陰影的世界上的，不是其他，而只是尊敬着那些背後絕無任何真實性的滑稽面具的傳統，那卑屈的傳統。這蒼白的幽靈和神聖幻像的世界，存在於我們和事實的真實之間，我們所見的一切生活形態，都是業經被歪曲的景象。我們惟有透過抽象的，傳統的朦朧氛圍，才能看到真實的生命。

我們以為已經把握着的事物本性，其實常只是自事物的形體反射而來的迷離幻影。

我們只能從過去的遠景中看見真實，更確切些說，我們所見的，只是事物的外表，而不是事物本來的真像。這些事物的外表，真實的幻像，對我們竟顯得是至善的生命，至高的真理；我們爲了牠們，恆久地犧牲了自己的生存，我們以自己的心血，甚至最後一滴熱血，哺育着我們渺冥觀念的幻想，於是，也因此，我們竟成爲那把活生生的真理變成虛幻的事物，荒誕的幽靈的幻象的犧牲，使我們忙着獻身，低頭屈膝的，乃是事物的幻影。

人類依照自己的形像創造了上帝，一憑本能，幼稚得有如不知事象的孩子。他從全能的大自然的魔鏡中，注視到他

自己擴大的影像。充滿了畏懼的虔誠，在他稱爲上帝，不惜爲他犧牲自己的生命，絕對真理之前，他屈膝膜拜了。

於是，創造者倒成了所造物的奴隸，虛構的幻想竟成爲真實。上帝對人愈顯得偉大萬能，創造者便愈感到自己的卑微渺小。人把一切不可思議的品德都賦給其幻想的產物，在這神聖的榮光顯現中，一切人性的東西對人類都竟顯得無用而可憐相了。

在民衆對神靈的信仰，還被原始的天真詩意所籠罩時，人類毫沒理會到其錯誤釀成的偉大悲劇。但稍遲些時，等到從前的幼稚信仰，被神學家們僵化爲公式，信徒們的公產變成了教會時，人類的貶落，便是任何天啓的宗教的神聖原則和基礎了。

『上帝乃一切，人類如塵泥。』

大地的孩子，像乞丐般俯伏在他自己的影像之前，向他祈求護佑和祝福。於是，大地成爲淚谷，生命成爲詛咒。爲了救贖神聖的靈魂，他抑制着肉體和欲望。上帝的幽靈漸次長大成爲巨人，人類跟着漸次變得渺小，終於化作可憐的侏儒，如不經山選民的介紹，惶恐地服從，便不敢去親近那其實是自己無生命的影子。『上帝乃一切，人類如塵泥！』

『我是主宰，你們的上帝！』這呼聲，響徹於千萬年的人類歷史中，億兆的人曾經，且還繼續在低頭俯首於從他們的幻想中誕生，由他們的信仰的癡狂方得存在的偶像之前。隨着時日的推移，信仰的形式已經改變，然而，牠的根源却永遠相同。無論是野蠻的圖騰，或是一神教的上帝，無

不是職位的神妙轉換；外表變成真實，造物變成造物者的主宰。沒落的神祇數目雖多，而上帝自身却永不沒落，永遠在新的面具之下向我們扮鬼臉。縱使人連根推翻了一個古舊的偶像，那也還是爲了好在另一神靈之前俯伏塵埃而已。

在上帝的名義之下，人類承受了一切暴虐制度的壓迫，認可了僧侶們讚爲神的意志之表現的一切罪行，爲着要確能獲得他的偶像救助，永遠在犧牲自己。幾乎無一宗教不建立於犧牲觀念之上，這絕非出乎偶然，因爲上帝用以營養自身的，乃是人的鮮血，人類物質生命的活生生的精力。

僧侶們傳述着上帝的旨意的地方，渴望犧牲的信徒，爲面臨至高無上的生命的神聖恐懼所攫，拋身塵土的地方，無一處不是古爾古山，人類在那裏被釘上了十字架。（古爾古

山爲耶穌受刑處——譯者註）蒲魯東很懂得人類的悲劇的究竟根源。他說：『上帝卽是怯懦和愚蠢，卽是偽善與欺罔，卽是暴虐和貧困。上帝，便是罪惡！』

上帝不僅住在信徒們的教堂裏，不僅住在神學家們的神聖書籍裏，且盤踞在人類生活的各部門中間，時常在我們的頭腦最隱秘的角落中出現。

國家的每一設施，全是神聖權力的原理在政治上的移譯。我們簡稱爲『政治』那東西，原就是『國家的神學』。帝王們自稱爲『奉天承運』絕非無用，因爲『王國』的權力常和上帝的全能有相同的根源。反動的偉大使徒，得麥司特爾在他的著作中肯定說：『任何政府的形式，在本質上無不屬於神權政治，一切政體都自上帝而來。』

一切『權力』在其最內在的性質上，都可溯源於神聖。因為能夠賦政治制度以生命的，不是物質的力量，而是對其絕對必需性的虔誠信仰，以及那永遠驅使人類爲着無生命的幽靈，犧牲了活生生的生存真理的奴辱傳統。任何『權力』在本質上既都是神聖的，因之便也無不是絕對的。就當牠企圖在議會的溫和正義之下掩飾其弱點時，亦復如此。權力的原理在君主的人格中，直接表現出來的國家圖騰形式也好，雅各賓黨的抽象的『完整不可分的共和國』也好，甚至列甯的著名的『無產階級獨裁』也好，都無關宏旨。這些國家只在形式上有些不同，本質上却毫無改易。波納爾德，這位嚴酷無情的昏庸學究，權力原理的勇敢衛士，在研究這真理時，寫過如下駭人聽聞的言論：『上帝是一切生物的最高權威

。人——神是全人類的最高權威；國家的領袖是全民之上的權威，家長是一家約權威。一切權力都依上帝的影像而造成，有着神聖的根源，所以一切權威無不是絕對的。」

波納爾德就不會理解一件事，他自然也無法理解。他很清楚一切權力都起源神聖，可是他却不了解他以為是本然存在的神聖的由來。他從沒注意到人類的大悲劇，在他的身上，萃會了欺人與被欺的精神。

虛誕的上帝的存在，只在於人的想象之中，除了藉助於僧侶和選民們的不斷活動，不能使人感到他的權力。國家的概念也一模一樣，只是抽象的造物，其物質的權力，也只能從其代表，其階級的官僚政治的力量中表現。

信徒向上帝祈求自己的一切好處，爲了覺得自己的努力

全是徒然；爲着同樣的理由，輕信的人民寄一切希望於國家，把牠當作世上的救主。

他沒想到國家應把以捐稅之名，由他掠奪去的東西還出來，也沒想到日常爲國家所作的犧牲，永不會對自己的利益有何好處。獲益的只有國家的那些代表，至於這些代表之所以成爲代表，是由於『奉天承運』，或是『順應民心』，都了無關係。

在宗教裏，上帝卽是一切，人類毫不足道。在政治上，正好一樣，國家便是一切，人民毫無價值。『我是你的主宰，你的上帝！』以及『好生做權力的子民。』這兩句天上和地下的權力的箴言，自始至終，都聯在一起，不可分離的。

人類創造了上帝，却把絕對的美德完全歸於上帝，自己

倒只成爲可憐的『地上的蛆蟲』，一切缺憾與虛幻的化身。神學家和僧侶們不停地向他證實，他『生來便是罪人』，若非由於天啓，奉行上帝的神聖意旨，便無法從地獄中得救。把世間的全部美德歸於國家，人民自己降低成了精神衰弱的可憐傢伙。法學家——國家的神學家們，誨人不倦地反覆向他申說，說在他的天性裏，本來便具有罪人的一切不良本能，如不循由國家的法律，他將永遠尋不到正式公認的德行的正軌。

『你應當！』『你不能不！』這兩句國家的神聖的口頭禪，狼狽爲虐，組成了夾磨人類的鎚和砧礎。上帝的吩咐，國家的法律，原只是同一權力原理的不同表現。

上帝的形像和人類的信仰，隨着時日的推移，扮出不同

的形態。國家的外表組織，以及人民對政府的信任，也隨時而變。但，事物的本質却並無變改，在新的外貌之下，仍是那同樣的權力原理在作祟。

在衆多的神學派間，爭論的中心問題，是什麼才是『最好的宗教』，同樣，政治家們的思想，也總不離什麼才是『最好的政府』這問題的圈子。

一如在宗教境域中，有猶太教徒，天主教徒，耶穌教徒，回教徒，摩門教徒等等那樣，在政治境域裏，也有帝國主義者，立憲主義者，共和主義者，民主主義者，佈爾什維主義者。他們互相攻擊，但却在有意無意間，總追尋着相同的目的：管理，統治，做主人。

政黨其實只是政治上的教會，各以其特殊的方式利用着

國家，且和任何宗教派別無異，都在宣揚着他們的上帝的榮光，嚴格地信奉着經典。輕信的人的犧牲欲望，選民們的權力要求，到處都一樣地，把活生生的生活，拖上祭壇，獻給一個無生命的幻影。

即使在人類的經濟生活那麼具體的境域中，上帝的幽靈也仍然現形，由他的僧侶，要求血肉的貢獻。「私產的權利」，豈不便是上帝的思想簡單地移植在經濟境域裏麼？而且，一切布爾喬亞的政治經濟，豈不都是財產的神學麼？

擁護私有財產權的法學家們，全然在使用着和國家與教會的神學家們一式一樣的方法。後者，以使輕信的人承認自己毫無價值爲其主要任務，前者，則竭力在勞動大眾間，引起他們對自己的命定附庸性的意念，好把他們容易地拴在他

他們的偶像的鏈子上。恰同教會與國家的神學家們，盡力隱匿他們的上帝的來源於雲裏霧裏那樣，他們在經濟生活中的代表們，也在用一切可能的方法，想把財產的真實性質，掩飾於稀奇的形而上學的幕幃後面。

私產是神聖的，而一切神聖的東西都是神秘的。在如此意識之下，一助政治制度——無論是達賴喇嘛的法規，或是一七九三的著名法典——都把私產供奉在神聖的榮光中，給他以法制中最重要的地位。

無容置疑，私產是神聖的。他是上帝的無窮變化的意旨之一。可是，這些變化，無一不自人的幻想中誕生，全都只能存在於最朦朧的幻想的曖昧境界裏。在此，仍然是：外表變成了真實，活生生的現實，死於怪誕的幻想之中。

在野蠻人看來，木石圖騰是鬼魂棲止之處，我們也一樣，覺得在我們看到和觸到的任何東西之後，都有幽靈憑託。私產的幽靈，在真實存在的事物背後現形，甚至我們親手造成的東西也變成魔鬼憑寄的靈物。

可憐！縱使有了教育，有了科學，也是徒然，我們仍然生活在拜物教時代！

爲了這荒誕的鬼怪，我們不僅獻出了工作的最大部份，還把活人的身體獻作犧牲；而我們却還在布爾喬亞的正義感中，沉湎自滿呢！

良善的人民的生存欲望，被強烈地諷刺了。飢腸碌碌，打從城市裏的大商店櫥窗前經過時，縱是飢火如焚，他只因不能向私產繳納捐稅的犧牲，竟不敢伸手去拿他所需的東西。

。成千成萬的人，在罪惡的豪華奢侈之旁，無比困苦地打發他們的一生。這些奢華的生活，每天都在他們貪羨的眼前，無恥地過度着，而他們，却還忠誠地信奉着那自稱爲「私產權」的命令，便是輕信的教徒奉守上帝的意旨，也不過如此。

x

x

x

幻夢！到處都是噩夢！無處不是古爾古大山上幽靈在跳舞，滿佈濃烟的祭壇上，生命在戰慄！

老是和詭怪的幽靈世界來往，我們自己也幾乎變成了幽靈。我們的身上，有着某種黑暗而沉重的東西，壓迫我們的精神，把牠向祭壇的神秘中拖去，存留在我們血液中的奴辱

傳統，像一種繼續摧損我們的生之活力的毒藥，使我們看見的世界，有如隔着一團雅片的煙霧。易卜生發現了這一弱點，他從阿諾安夫人的口，說了如下的話：

「常在我們眼前現形的，不僅我們從父母處遺傳下來的
一切，更還有那想像中的無生命的一切古舊觀念，一切已死的
信仰……」

「牠們沒生活在我們的身上，可是，雖則如此，牠們還是
是留存在我們的血液裏，我們無法擺脫得開。我拿起一張報
紙讀時，總似乎看到一些幽魂在字行間溜來溜去。應是到處
都有幽靈存在，牠們定像海底的沙粒一樣多。而且，我們問
每個人，都那麼害怕光明呀！」

是的，真可憐！幽靈住在我們身上，牠使我們怯懦，使

我們害怕光明。我們在自己的影子之前戰慄，我們的心智發明出些最稀奇的制度來掩飾自己的弱點，把牠妝飾成英雄的樣子。於是，奴辱成爲德行，屈服成爲真理。我們的全部生活中，充滿了我們自己所造作，所培養出來的無情的「必然」，終竟儼然變成我們的命運。牠們跟隨着我們，從搖籃直到墳墓，把我們的任何行動，都束縛在神聖法律和傳統觀念的羈勒裏，對我們，什麼都是不可更改的義務。才解脫了古老的枷鎖，我們却又去熱中地尋覓新的殿堂，好向牠表示我們的崇敬。在革命的第一天，我們瞥見了神明沒落的光輝；但在第二天，我們又已經準備在新的祭壇前跪拜了。

每當一個「選民」族類的人，來到我們中間，教我們以人道主義的情感時，我們不是把他拖向絞架，便是叫他聖Y

。法利賽人在十字架上釘死了一個人，三天以後，他在輕信的人的錯覺中復活，變成了上帝。那將帶給我們以「人」的復活的日子，要幾時才降臨呢？

你聽見從彼岸傳來的遙遠呼聲麼？像未來時日的信使，他洋溢著生命，沉醉於希望，穿過冰凍的暗夜，響震着呢！熱烈的欲望，如三月裏的春風，拂過大地。這是神靈沒落的信使，他向我們宣告復活佳節的降臨。

萌茁的幼芽！你們聽見半夜裏，在空中倏然響震的呼聲麼？

萌茁的幼芽！生命的改革者，新生命的報知者，破壞的精神，創造的心靈，我們向你敬禮！

科學。歷史。藝術

芒種叢刊

——吳澐編——

- 1, 萌芽
- 2, 科學與社會改良
- 3, 自由教育
- 4, 西班牙革命的建設
- 5, 克魯泡特金與聯合主義
- 6 國際工人協會

陸續出版

萌芽

著者 P. Roskar

譯者 春飛

編者 吳澐

出版者 芒種社

新新新聞印刷部代印

一九四七年二月初版

Rudolph Rucker

**DE
L'AUTRE
RIVE**

Germinal

KBC

G

516.65

olekto 'MongTzung"

1947